

【行思禅师，姓刘氏，吉州安城人也。闻曹溪法席盛化，径来参礼。遂问曰：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师曰：汝曾作甚么来？曰：圣谛亦不为。师曰：落何阶级？曰：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师深器之，令思首众。一日，师谓曰：汝当分化一方，无令断绝。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绍化。諡号弘济禅师。】

行思禅师，听说曹溪法席非常殊胜，於是就到曹溪来参礼六祖。他向六祖请教：「应当怎样去做，才不至於落在阶级里面？」阶级是指菩萨位次，十信位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五十一个阶级。不落阶级，当然就是顿超。所以，他请教的目的就是要学顿超法门，不要渐次修学。六祖问他：「你曾经用过什么功夫？过去是如何修学？」行思禅师说：「圣谛亦不为。」圣是指诸佛。圣谛就是无漏的圣解，行思说：「我连这个也离开了，我也不著。」这个境界相当高。六祖说：「你落什么阶级？」行思说：「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」这话说得非常透彻。有凡、有圣才会有阶级；有修、有证，也有阶级；行思禅师的境界是无修无证，凡圣一如，这当中没有分别执著，哪里还会有什么阶级？如《心经》讲的「无苦集灭道」，乃至「无智亦无得」。六祖大师对他非常的赏识，很器重他，叫他作一名班首，就像大众当中的班长一样。有一天，六祖对他说：「你与众生有缘，应当去一方弘化利生，不要让佛祖的道脉中断。」意思就是叫他去教化众生。行思禅师在六祖座下得法之后，回到吉州青原山，在那里弘法利生。諡号弘济禅师，其事迹《传灯录》有记载。

【怀让禅师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谒嵩山安国师，安发之曹溪参

扣。让至，礼拜。师曰：甚处来？曰：嵩山。师曰：甚么物恁么来？曰：说似一物即不中。师曰：还可修证否？曰：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师曰：只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罗谶：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应在汝心，不须速说。让豁然契会，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，日益玄奥。后往南岳，大阐禅宗。】

怀让禅师参访嵩山安国师，安国师就打发他到曹溪参扣六祖。六祖问：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」让师说：「我是从嵩山来的。」六祖再问：「甚么物恁么来？」这个意思就是，什么东西？怎么来的？这句话，我们乍听起来是呵斥的话，很不客气，但是要晓得，这是禅宗的机锋语，也就等於口试一样。怀让禅师说：「说似一物即不中。」这句话对得非常恰当。因为祖师问的意思，是直指人心，说的是虚灵不昧的真心，怀让禅师一听就明白，随即答覆：「说似一物即不中。」因为虚灵不昧的真如本性，是没有任何物相可以比拟的，一般常讲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」所以，什么都说不上来。

这么一答，六祖就了解他的境界。於是再问他：「还可修证否？」让禅师说：「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」这两句话很重要，在禅宗非常著名，其他各宗也时常引用这两句话。这两句话变成以后宗门教下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。「修证即不无」，是说有修有证，虽然有修，心地是清净的、是光明的，决定没有丝毫的染著。这是真实的功夫。不善修学的人，譬如修布施，免不了心里落一个能布施的我相、所布施的物相，以及接受布施的对方；换句话说，三轮不空。这就是有染污，虽然有修，有修有染污；若能到有修而无染污，这才叫做真修。不但布施，就是诵经、拜佛，或者禅定，乃至於般若，都时常被染污。如果到「染污即不得」，必须要离开分

别心、离开执著心，正是禅宗所谓「离心意识参」！才能得到这个境界。六祖说：「只此不污染，是诸佛之所护念。你既然到了这个境界，我也是这个境界」。

以往，西天般若多罗大师有一个预言，般若多罗是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，即达摩祖师的老师，他说：「将来你的门徒中，要出一个马祖。」这是指道一禅师，俗家姓马。中国丛林制度就是道一禅师兴起的，「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」；这两个人的教化，影响中国一千多年。这桩事，在很久之前，般若多罗就有预言。六祖说：「应在你的身上，但是现在不须要说。」怀让大师豁然体会，留意在心。於是执侍，作祖师的侍者，朝夕奉侍十五年。在这十五年当中，当然他的学问、道行一天比一天成熟。以后，他到南岳衡山弘扬禅宗。

【永嘉玄觉禅师，少习经论，精天台止观法门，因看《维摩经》，发明心地。偶师弟子玄策相访，与其剧谈，出言暗合诸祖。策云：仁者得法师谁？曰：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。后於《维摩经》悟佛心宗，未有证明者。策云：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后，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曰：愿仁者为我证据。策云：我言轻。曹溪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则与偕行。】

永嘉玄觉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上是负有盛名的，俗姓戴，永嘉（浙江温州）人。年轻时曾经修学三藏经论，於天台止观法门特别有研究，也有心得，以后因看《维摩经》开悟。一日，偶遇六祖的学生玄策。玄策常到处游玩，各地方修行有成就之人他都去拜访。玄策禅师听说永嘉有这么一位善知识，於是也到此地来拜访。拜访畅谈之后，觉得玄觉禅师的境界很正确，不但正确且还相当高，於是问他：「你得法的老师是谁？」玄觉禅师说：「我听方等经论听得很多，听过很多法师讲解。以后，我在《维摩经》中开悟佛法的心

宗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来为我做证明。」就是没有人来印证他的开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。玄策说：「经论中讲，威音王佛以前，你说自己开悟的，能讲得通。威音王佛以后，说无师自悟的，都是天然外道。」威音王后，必须大彻大悟之人来为你做证明，证明你所悟的是真实不虚的，如此方可。永嘉大师非常谦虚，他说：「请你为我印证，可否？」玄策说：「我人微言轻，你何不到曹溪去礼拜六祖？曹溪，四方缁素云集，大众都在此处承受六祖的教学。你若想去，我可以陪你一道去。」

【觉遂同策来参，绕师三匝，振锡而立。师曰：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。大德自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？觉曰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师曰：何不体取无生，了无速乎？曰：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。师曰：如是！如是！】

於是，玄觉就同玄策到曹溪参礼六祖。见面的时候，他表现的态度似乎有一点傲慢，「绕师三匝，振锡而立」。六祖说：「一个修行人，必须具足威仪，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，一切都得循规蹈矩。你从哪里来的，怎么这么傲慢？」玄觉禅师说：「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」这两句是很具有警觉性的话，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？如果大家能把这桩事情看重，修行一定会很踏实。六祖说：「你何不体取无生，了无速乎？」永嘉大师说：「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」。

「体」是讲体认自性，自性无生无死；「了」是讲一了百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生死已经都没有了，哪里还有迟与速？所以说了本无速。六祖为他印证，说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一点都没错。由此可知，修行人要紧的是要明心见性，若不能明心见性，生死大事就没有法子「了」。说到明心见性，又谈何容易？所以，佛祖常说，若无净土法门，末法时期众生就谈不上成就。我们若能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与此处讲的了生死，境界就可以接近了。

【玄觉方具威仪礼拜。须臾告辞，师曰：返太速乎？曰：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？师曰：谁知非动？曰：仁者自生分别。师曰：汝甚得无生之意。曰：无生岂有意耶？师曰：无意，谁当分别？曰：分别亦非意。师曰：善哉！少留一宿。时谓一宿觉。后著《证道歌》，盛行於世。】

这个时候，玄觉才礼拜六祖。拜完之后，他就要告辞。六祖说：「你回去得太快了，才说几句话就要走？」永嘉说：「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？」本就是本来，本来没有动，哪有迟与速？六祖说：「谁知非动？」这是一层一层在逼他。永嘉说：「仁者自生分别。」这话问得好，答得也好。六祖说：「你确实是得到无生之意。」无生之意就是无生法忍，他确实是证得无生法忍。永嘉回答说：「无生岂有意耶？」六祖说：「无意，谁当分别？」永嘉说：「分别亦非意。」这句话说得实在是妙极了！如果用意识分别，这是凡夫，没有证道。分别不是意；不是意，是什么？是真如本性。见性之后，分别即是无分别，分别与无分别是一不是二，这是真正证入佛祖的境界。我们学佛，要紧的也是要趋向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。

六祖大师听了非常开心，因为永嘉的境界与他一样高。大师说：「善哉」，好极了；「少留一宿」，六祖特别留他在曹溪住一晚，不要急著回去。永嘉禅师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才回去，在曹溪成为很有名的「一宿觉」，他在曹溪住了一天就大彻大悟。以后回到永嘉弘法利生，著有《禅宗集》及《证道歌》。